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卷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九

留田便宜十二事

屏石戴璟著



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大率老成多持重之計而年少率輕進之謀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劫畧小種背叛時趙翁孫將兵擊之自少年處此必欲深入其郭直搗其穴矣充國則不然方且舒遲陰候先計而後戰朝議欲擊罕开而充國則先擊先零且不以兵力芟之而以屯田守之此誠老成謀國之慮也哉考史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補羽林學兵法通四夷方從貳師擊匈奴潰圍陷陣百死一生此其勇畧可知矣充國之言曰留屯便宜十二事由今考之一則屯田致谷威德

天士

並行二則據其肥饒以待其畔三則使民不失農業四則罷騎兵以省大費五則令士卒循河邊澮擊則以間暇治郵亭七則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則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則不損威武虜乘間十則無驚動河南使生他變十一則治湟陜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則息徭役以戒不虞約而言之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屯田之策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真可謂制勝萬全之計也厥後諸羌竟不煩兵而相率來降此非老成持重而若是乎至於劾渠安國之不敬奏辛湯之使酒其言皆驗楊子雲頌之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充國桓桓亦結厥後可謂深知允國者矣

蓋寬饒以直言死

按春秋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冶以諫殺身者也何獨無褒辭夫語默死生當由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於史魚之直然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者未可同日而語也漢之蓋次公以宣帝用刑名之過也而上書切諫亦當時之直臣矣而宣帝輒專殺之可乎然愚以為次公亦若洩冶失保身之義也蓋次公明經孝廉為大中大夫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而上疏極言曰方今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此言最中時君之病固所宜言者至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傳聖賢此言亦不知為何而發也將欲帝傳之異姓歟天下祖宗之天下燕會讓國孟子以為私授受今而欲

帝官天下是何言歟是故法官王生所謂不惟漢氏之
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賞之軀臨不測之險可謂
善料人矣彼鄭昌雖訟寬饒死亦何及耶綱目謂自刎
此闕下蓋謂自取之也

丙言知大體

陰陽政事之本辟生之命故太昊執規司春炎帝執衡
司夏少昊執矩司秋顓頊執權司冬皇帝執繩司土此
明王所以誠于尊天而慎于養人也宰相立一人之下
固惟燮理陰陽使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則祥
瑞可集災異可銷矣然陰陽豈可以坐而調耶必也上
致君於寬大之域下澤民於仁壽之鄉以和召和磅礴
鬱積而無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者也丙少卿爲相寬

厚柔恕固有可嘉然幾於異在牀下喪其資斧者又何
者宣帝固英明之主也然學術差門浸淫於申韓之說
言未聞匡之直之以致主於王道趙蓋韓揚漢庭之良
吏也乃以微罪見殺無辜顓天而吉不聞八議裁決于
此之時寃聲湯沸上干天地之和甚矣今不問道旁人
死顧問牛喘此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也獨何歟于
時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不下二百餘人此非小變
也宰相以綱常佐天下而可諉之於不問乎且軍旅國
家大事也虜入雲中代郡然後科瑣邊務不亦踈耶宰
相好尚百僚所取法也今吏貪賄宜誅之而輒有家驗
之愧吏酤酒宜逐之而使用車茵之汙然則率天下之
人而循於貨賄耽於酒蘼者必自此始矣曾謂知大體

者可知是乎蓋大臣必明大學之道而後無曠厥職也
吉本起獄法小吏僅通詩禮大義者也又何恠其失相
臣之體哉

黃霸功名損治郡

陰陽之運不無萬殊而人才之品不可一律君子用人
隨其才而使之則建官惟賢任事惟能豈至鰥官曠職
耶黃霸潁川先教化而後決罰戶口歲增八年無重囚
誠治郡之循吏也逮其宰相功名損於治郡時豈官息
於宦成乎噫不然也古之人或有長於適野之謀而不
長於邑事之斷或可為趙魏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中
人以下皆然霸之才處之剽繁理劇之郡可也擢之論
道經邦之地則過矣功名安得而不損乎愚以為此當

以責宣帝而不可以咎黃霸丙吉所薦三人于定國杜
延年陳萬年皆不負所以舉者也帝固舍是不用而獨
於霸則不次擢之以至此極譬之以舟行陸以葛禦冬
也於霸何尤哉或曰霸之損功名何事以知之曰攫肉
之數術之陋也鵠雀之報心之阿也教化之條量之隘
也史高之薦德之邪也蓋霸少學律令以待詔入錢補
侍郎謁者以相士言娶巫家女以希富貴坐同產有罪
劾免則其為人可知矣後復入穀補左馮翊馴致相位
夫相天下大任也以若人當大任則何以為朝著之表
儀哉漢治雜霸皆此輩為之也

龔遂治渤海

前輩嘗謂達則願為宰相窮則願為良醫愚則曰大則

願宰一郡小則願宰一邑蓋謂存心於愛物於人皆有
所濟也夫漢郡守古州牧之任也書曰外有州牧侯伯
周禮八命作牧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有剖竹分符以發
兵有皂蓋朱旛以辟路故昌黎亦曰丈夫官至刺史亦
榮矣然守以牧名當以惠養為先務也帥以師名當以
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安為意而不容
一夫之向隅也苟遠方之郡使檮杌饕餮食為之守則胥
殘虐民不聊生民安得而不為盜哉故曰毀窮則搏鳥
窮則豕民窮則盜為民父母其何以使民至此極耶龔
少卿以明經為官蓋素知民瘼者矣故單車至府罷捕
逐盜賊之令使皆棄兵弩持鉤鋤賣刀劍畜牛犢未幾
盜賊解散渤海大治可謂不負選用賢良之托矣原遂

所以至此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也遂誠心於濟人者也其動也宜哉抑遂之始
事昌邑也剛毅有大節以諫諍免禍其人品之高明可
知矣况其得王生以為謀主蓋即子游之滅明曹參之
蓋公也愚所竊論者為渤海時年踰七十宣帝已老不
任公卿使為都尉水衡遂曷不乞骸骨歸林下而竟卒
於官哉蘇東坡有詩曰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
水衡其亦不足於遂矣

耿壽昌立常平法

理財之道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本無而
為之法大率不過儲蓄之計而已昔周之盛頌詩以告
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竊意當時天人叶應

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勤於荒政也然周
官一書拳拳於荒政之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
職之巡國及野以調艱危則鄉師掌之遺人掌邦之委
積倉人掌粟入之數以待邦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
穀用夫以有年之時而先為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
而非苟安目前者也王政既衰秦飢乞糴於晉魯飢乞
糴於齊歲不登則使者轍環於列國所謂九年之制度
敗壞盡矣夫九年之制度既壞則歲一不入民輒狼顧
大者折骸斃骨小者伐戶破家强者嘯呼於山林弱者
轉徙於溝壑飢寒切於肌膚雖有契臯之禮刑安能使
之趨善畏罪哉吾不意西漢有耿壽昌常平之制得周
之遺意也其制一八邊郡皆築倉倉穀賤則增其價而
糴以利農穀貴減其價以糶以利民是能制歛散之權
公賑恤之政亦可謂近世良法矣蘇子瞻有曰常平之
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
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有千斛者在市物價自平市
之價既平邦家之食自足矣彼當時若蕭望之以常平
為不可是俗儒不通時務也哉雖然有常平之虛名有
常平之實惠何謂虛名上勤下墜為燕弁乘時射利之
資者是也是故有治法必貴有治人

試望之於三輔

帝王之道以至誠化天下刑名之家以虛聲驚天下何
也昔高宗知傳說之賢即使之任舟楫蓋梅武王知召
公之賢即使之任勗偶置乘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為

下可迷而志故君臣不疑也帝王道喪為君者之脩身
取人之明而事詭詐待人之術韓非曰有行而不以賢
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君
不窮於智不賢而為賢者誦蓋謂多方以試臣下而後
任之此吾謂刑名之家以虛聲驚天下也漢宣帝試望
之於三輔其殆用此術乎夫望之治齊詩事君者知禮
事夏侯勝問蓋亦為諸儒領袖也方霍光有吏民露刃
之令望之不聽兩吏挾持其守抱關之志此其氣節凜
凜可激頑起懦也宣帝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耶則知之有素矣既而災異對狀拜為謁者此群臣
上計皆令問狀則任之有素矣夫知之有素任之有素
而復試政事於三輔吾如宣帝之用心矣蓋曰吾於蕭

望之最所注愛尚不輕用而且試之於三輔吾知厲精
為治如此誰敢欺我哉此正執一實以御百虛使人知
識其一而不知不識其九也孰知觀人當觀大節望之
氣節凜凜炳著天下又何疑而試之耶惟帝以智術待
其臣故一傳而托孤寄命之臣既召之廷尉復免之庶
人復圍之騎兵皆宣帝之故智也是故綜覈名實之政
流而為私邪信賞必罰之風流而為殘刻為君者尚其
以至誠為務哉

南山種豆歌

記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易
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患甚矣言不可不慎也揚
子幼為光祿勳以事見廢則當杜門謝客閉閣思過如

孫會宗之諫可也而乃作南山歌以譏朝廷此豈臣子之禮耶按惲毋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史記以材能稱獨於明哲保身之義未之聞焉何哉其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以朝廷荒落譏其君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以賢士放棄喻乎已也夫為臣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子幼之歌是訕矣疾矣豈有字在道之明哉然則子幼之誅雖曰法官刻於用刑為宣帝善政之累也然所以開詭召謗抑有由矣復誰咎乎抑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初為帝侍騎以告霍氏變封平通侯則其為人可知矣天道好還惲豈能全令終哉

張敞五日京兆

張子高治春秋以經術輔吏治以季友之覆轍而請奪

霍氏之權以樊姬之芳躅而諫止王太后之獵除穎川盜賊則施汚赭衣之計弊冀州袍鼓則究行囊橐之懸信趙廣漢後能吏也以愚觀之敞之為政暴虐豈在乳虎蒼鷹之下哉夫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張敞治京兆而掾絮舜謂其五日京兆蓋以揚惲之黨慮其及也此其有蠹政害人之罪而輒殺之耶夫以秦始皇之暴而茅焦謂之狂悖以漢高之賢而周昌謂之桀紂二君尚優容焉敞以京兆而殺無罪人此叔向所謂殺人不忌為賊也充此類也與偶語棄市反唇見殺之事何異哉幸不遇漢武帝之英果而獲全其生復蒙刺史之擢耳是故蕭望之以敞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器而劉向揚雄敘京兆尹獨取趙尹王馮而不及

啟其亦知人矣

漢家自有制度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人者霸蓋粹而王駁而伯正猶冰炭之相反也三代君臣以王道治天下其制度文為萬世同宗而共守之者初非自立一制度也漢高以馬上治天下固於詩書相矛盾矣然約法三章編素行師何嘗不以王道為心哉特學之而未成行之而未至耳文帝雜於黃老非其心知王道顧舍此而取彼也亦其學術不精而可南可比有多岐亡羊之病耳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是以高文之心真欲雜伯以為家法也其誣祖宗甚矣然則為宣帝言如之何吾以為于時當以脩身正心為先務而招

集名儒為琴瑟解於計凡所幹旋有正大無私邪有光明無暗昧庶可以繼周之後矣奈之何既誣乃祖又誣乃子以為儒者不可用而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夫俗儒固不可用也得真儒而用之不可以致盛治哉高帝之張良文帝之賈生武帝之仲舒皆儒者也而於其言畧見施行矣故漢之所以為漢也惟其不能大用而顯擢之故自成一制度而不可進之三代之列耳嗚呼宣帝不欲與三代共制度而自成一制度此所謂為基禍之主夫

講五經同異

孔子作五經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盛治之成法也自鄒魯之學不傳而諸儒各立門戶率自名家此五經之

說所以或同或異而莫之統一也漢宣帝慨載籍之汗漫闕正道之晦冥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今其所講之說不可考然要之於聖人之經旨本近也而求之使遠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明也而推之使晦固亦有之矣愚嘗細考班史而得其畧焉蓋于時議易則施仇梁丘賀而所宗者賀也賀之學實得之於田何丁將軍其所傳易傳數篇及小章句不可見然觀其墜旄垂泥之下其術類京房則亦卜筮之學耳而豈能知易之同異乎議書則周堪孔霸雖曰得之夏侯勝夏侯建然師友之所淵源或張生歐陽之異說門弟子之所傳授有張恭寬假之殊塗故有為小夏侯說者竊其似也有增師法者仍其舊也有說災異者訛

其真也而豈能正其同異哉至於議詩則張生薛廣德而其傳者四家今觀驪駒之歌狗曲之誦正所謂議經如訟也而何同異之講哉議禮則戴聖及聞人通漢然即其淵源而考之徐生言禮為訟而傳之后蒼蒼撰曲臺記而傳之二戴至於雜漢儒之篇授識緯之說皆弗之正也則其所以講之禮豈能正其同異哉若夫議春秋者公羊則嚴彭祖谷梁則尹更始蔡千秋夫議之誠是也柰何劉向諸人用谷梁而不用公羊乎夫公羊說經之謬固有之矣吾謂谷梁與公羊猶魯衛之政兄弟也而一抑之一揚之不亦頗乎姑以谷梁言之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寇讎可得而容也然則谷梁之說傷教害義不可強通

者亦有之矣而蕭望之所議三十一事不過互相排擊
正范甯所謂廢興由好惡盛衰繼辨訥而已而豈能正
春秋之同異哉嗚呼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而
諸儒辨論迄無定說此吾聖人之微旨大義晦而不明
替而不通有援經之謬如新序說苑之說有續經之失
如太玄法言之說有解經之差如箕子明夷之說自漢
至唐甲可乙否正如長夜晦冥窮山深谷之中狐狸豺
狼之聲冗冗沓沓而莫有歸一者嗚呼軻死無傳信矣

圖功臣於麒麟閣

宣帝以戎狄賓服心股肱之美乃圖功臣於麒麟閣說
者為首霍光而殿蘇武以為誇翊遠人示人才盛多之
微意以愚觀之宣帝非誇其臣也將以誇其君也豈所

謂報功之典乎嘗試論之霍子孟之盡忠漢室冠群臣
之首固宜也然吾聞善善及子孫顯禹雲山之誅家無
唯類使光有靈將不瞑目於九泉矣尊以不名亦虛禮
耳而豈所以報功乎至於蘇武之奉使忠義凜凜照人
顏色方其皓首歸朝已不過典屬國之職今又抑之群
臣之後是何抑而又抑也雖曰誇示遠人然帝王至誠
治天下者豈如是其虛偽乎愚嘗搜數子之事而通論
之張安世之謹厚有幹蠱之孝趙充國之持重有壯猷
之畧魏相領衆職有宰相之才丙吉知大體有公卿之
度杜延年勸朝議之和克光乃父劉德稱宗正之職善
教乃子他如韓增之薦為奉世明於知士蕭望之奏石
渠長於明經梁丘賀之占逆謀工於學易此誠朝廷之

表表不群者也然就數子而論之子孟學太疎而闇於大理安世氣太餒而失於避嫌相以許史自托而出處之道不明吉於趙蓋弗救而輔相之功不著梁丘賀善易矣而流於讖緯之術望之素剛矣而昧於始壯之義其他如杜如韓如劉不過一技一能之上而豈可圖形肖像擬之方叔召虎之倫哉吾意宣帝此舉其所以誇示遠人蓋曰吾有方叔召虎之爲臣則吾其周宣王之爲君外雖示其臣之賢而內以彰君之聖其所以自誇如是乎後世儒者以班固之才而亦曰侔德周宣則非惟欲欺當時實能欺後世矣

貢禹勸節儉

人君之德莫大於節儉豈徒在於去奢修而尚質樸乎

書曰恭儉惟德無取爾僞必制節謹度履規蹈矩勿貢於非幾勿陷於有過始可謂節儉焉故堯之茅茨非節儉也而允恭克讓堯之節儉也禹之菲食非節儉也而聲律身度禹之節儉也文之卑服非節儉也而緝熙敬止文之節儉也元帝踐祚之初遣使徵貢禹禹以爲古者人君節儉是也柰之何不論檢身心之大綱而論省財賦之末節蓋是時石顯柄用已有趨附之心乎吾謂禹貢使勸帝以檢身心之學則知人必明去邪必勇外戚如許史將斥矣宦官如恭顯將誅矣何禹察而不言乎溫公謂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吾謂禹正坐不能以節儉之大綱陳於王前耳記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禹之勸節儉事下達也是尚辭也會謂

明經潔行如禹貢者可如是耶或曰貢少翁不肯彈冠
屢上書乞休亦非徇苟爵位者也故元帝詔稱其有伯
夷之廉史魚之直君子於節儉之疏夫何病曰不然使
禹非明經潔行人也則可使繡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是
亦當世之名儒也以儒生事君而不知務君子安得不
責備哉

張安世謹厚

大臣以身任天下固貴有勿欺之誠猶貴有能犯之節
蓋利有所當與則以身當之而不顧害有所當去則以
身去之而不辭人之賢者進之不求感我也人之不肖
者退之不畏其憾我也此謂之大臣矣若張安世則異
於是考史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霍氏

之外屬婦也禹山以叛赤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
安世之心不自安也乃上徵博陸之專定大政輒稱疾
及不敢遷官焉史遂以謹厚稱之嗚呼此庸祿固位之
計耳而豈大臣以身任天下者耶吾聞之人臣之謹厚
莫如周公故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然制禮作樂以
決政也公任之也握髮吐哺以遷官也公爲之也此所
以作周恭先也安世爲漢大臣蓋不以周公爲法乎吾
謂安世此心大政之決其善者固不敢當則其不善者
將移其過於人也遷官之舉其是者吾不敢當則其不
是者亦將惡於上也惟其智有所不明故其氣有所不
壯而爲是不存形迹之舉耳而可謂之謹厚乎孔子曰
敬不中禮謂之野恭不中禮謂之給安世之謹厚不幾

於野而給乎且試論之宣帝之心術蔽於申韓宣帝之政事
雜於桓文安世果謹厚也則必朝文納諫縫紉其闕以進之
帝王之域何乃惟知權勢之可避不知君德之當脩此之謂
欺臣耳而何謹厚之足稱哉且能謹厚宜其上不之疑下不
之忌也何中郎將耶言安世不快上欲誅之乎愚見世之讀
史者皆盛稱安世滿而不溢溫良塞淵愚故為不平而極論之
蕭望之請罷中書官

君子之於小人制之於始進則易禁之於已成則難易
曰復霜堅冰至又曰女壯勿取女蓋以此也漢武帝以
中書改用宦者而宣遂因仍不革由是國家大政多出
私恭石顯之手此權移閣宦之漸也望之在先帝朝言
無不用何乃無一言請罷而遷延至於孝元之許平變

夫柄用既久居之不疑上則君惑其邪而與之親下則
入其黨而與之結此則困于赤紱之日也於此而請
罷之亦晚矣兩虎共鬪勢不俱生能無傷乎或曰望之
在宣帝特固已失於豫防矣然事勢無及則將坐視其
跳梁而弗為之所歟愚謂望之先帝之舊臣天子之師
傳其勢足以有為者若必欲罷中書宦官則引公卿大
臣以至諫官百執事及恭顯董會議大庭陳祖宗故事
明正典刑重立法度使歸掃除之役以收中書之柄萬
一天子不從則引諫官百執事扣閣力爭務期感悟又
或不從而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豈不賢於金吾圍第而
始自裁也哉柰何望之有惡惡之德而無去惡之才反
逞一朝之忿自殞其軀也其亦可謂無策矣

廣德從橋

人臣之事君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而細過末節豈足論哉元帝耐祭宗廟欲御樓船以天子之尊而蹈不測之淵固非良計然自寢殿至宗廟道里相去有幾必非萬里風波之險於理有不足諫者史謂薛廣德當乘輿前欲以血汗車輪而元帝卒就橋焉自後世觀者皆曰薛長卿善諫之功也予竊非之當時國家人病任用恭顯戕殺師傅此豐蔀見斗之時也廣德不能有孚發也而顧區區於舟楫之間以死力爭可謂之知務乎原矣德所以如此者其意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杜欽谷求之流其權與於此矣史謂廣德保安車之榮其知言哉或曰廣德以魯詩鳴者也龔勝受其繁蕭蕭望之器其材張猛稱其直而又何病焉嗚呼廣德果長魯詩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果如是乎哉

京房論石顯

京君明工於卦氣之術占候輒應人皆謂房之善學易矣其論石顯辭氣不撓聽者毛聳尤庭臣所難也然自愚觀之可謂不知止者矣試之以易論之負塗之豕必得其機而後可獵也高墉之隼必待其時而後可射也及賓之魚必乘其始而後可制也房既曰學易矣而何乃以一郎官欲除權柄焦灼之臣以一羈旅欲翦世代膠固之患雖曰言提其耳手示之事而不仁之人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可與有言哉元帝之庸愚不暇論獨惜房之學易而不知易也未幾魏郡方行而棄市之

命卽下焦延壽所謂得我道以亡身其言果驗矣文中
子曰京房古之亂常人也信矣

臣衡劉向論甘陳功罪

君子品第人物惟以論其道義而不計其功利則得之矣
蓋道義者萬古之常然而功利者一時之偶得也甘君
况陳子公誅郅支昭平于於康居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
成命世之功此劉公向有封爵之議也然不待君命矯制
發兵於君臣之義一何在乎且貪掠虜財非義兵也乃貪
兵也雖有奇功不足錄矣此臣衡有罷封之議乎就二
子之言而論之向之言計功利者也衡顯之議重道義
者也以春秋之法以論之一是一非不亦較然明哉或曰
臣衡善論詩其得春秋之法宜也石顯何人而亦有此

公論乎愚伏思之石顯嘗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顯
以此憾之故從中阻撓其謀非爲國忠計也臣衡不才
嘗爲石顯願指氣使至尊不忠之効是也此甘陳之議
亦雷同而附和之乎雖起匡石於九泉當必心服吾之
言

徵用儒生

儒道與天地並運非豐於古而畱於今也三代而上真
儒出而吾道由之以明三代以下俗儒出而吾道因之
以病何也夫所以貴乎儒者抱仁而行戴義而處窮之
則以潤澤乎身心達之則以經緯乎民物其效至於天
地位萬物育而後已焉豈爲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哉
漢至元帝以優游不斷之資昏暗於上而石顯輩又以

儉邪不逞之謀濁亂於下當時若有儒者出而秉軸則必能致主王道使優游化爲強毅不斷化爲剛明彼不逞之徒自將退然於無號有凶之地矣何至殺害忠良以爲國家之蠹耶史謂元帝徵用儒生貢薛韋臣迭爲宰相則以數子爲儒生也嗚呼數子果儒生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果何意哉今考其在朝議論貢禹曰節儉而已薛廣德曰從橋而已韋元成曰毀祖廟而已匡衡曰立后妃而已至於城狐社鼠如石顯輩則不惟無夫之謀而且與交結此正患得患失之鄙夫耳而可謂之儒生哉就數子而論之匡衡尤與石顯比昵乃鄙夫之尤也其得免於聖王黨惡之誅幸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九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

屏石齋叢著

劉向論王氏專權

天地間至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延萬世而長在今觀仕成帝之朝曰王章劉輔鄭崇薛宣梅福朱雲皆正色危言盡匪躬之節要之如向之烈烈精忠者少矣蓋數子或言事或攻一人而皆在朝不久未有如向著述之詳箴規之切也自其在先朝已上封事論蕭望之石顯之邪正天植其忠心如鉄石矣逮成帝寵任外戚權移王氏向以宗室之親安得不憂忝離之變乎於是而上五行傳欲帝思災異之所由起也於是而上新序說苑欲帝知君